

紅玫瑰熱烈情婦 白玫瑰聖潔妻子

國家話劇院演張愛玲原著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張愛玲名著《紅玫瑰與白玫瑰》，紅玫瑰是熱烈的情婦，白玫瑰是聖潔的妻子，她們是男主角振保生命裡的兩個女人。在話劇中飾演紅玫瑰的秦海璐說：「千萬別問你的男人，自己是紅玫瑰抑或白玫瑰！」因為，導演田沁鑫說：「這只是一個有關男人成長的故事。」中國國家話劇院改編張愛玲原著的話劇《紅玫瑰與白玫瑰》，現已於本港上演。

秦海璐欣賞紅玫瑰

田沁鑫與秦海璐前晚接受了新聞界的訪問。個性率真爽快的秦海璐有

點不服氣地跟記者們「投訴」說：「我以為我會演白（玫瑰），以為自己很白，無論在生活狀態或對情感的處理方式都很白。於是與田導（田沁鑫）於酒店大堂一見面便讓她知道我有多白，說了個多小時，可是她卻說要我演紅（玫瑰），因為白不會像我這樣對陌生人便直說自己的態度與看法，紅才對人沒有距離，沒有戒備。後來排戲時，才對自己有更多認知，才知自己，還是挺紅的。」

秦海璐發覺紅玫瑰值得欣賞的地方，是覺得紅玫瑰是一直都有愛的人，到了四十多歲後重新結婚，還能去愛。田沁鑫也說：「了不起，紅玫瑰



導演用玻璃通道讓角色演繹不同心態

是勇敢的女孩。」後來發覺自己讓紅玫瑰太多，便補充了一句：「白（玫瑰）也有意思，她是內心不打開的人，很羞澀，有心思的女孩，在自己的世界編故事。」

保留作品優美文字

田沁鑫倒覺得自己像振保，特別喜歡紅玫瑰：「紅玫瑰知道張愛玲的優美。秦海璐又迫不及待地展露「紅」的個性，替田沁鑫介紹編排手法：「在舞台上，通過一道玻璃走廊，作為時間之門，一邊是去白那邊，一邊是去紅那邊，通道阻隔了兩個空間，讓同一人對比某個時期不同的感受。」另一巧妙的手法是當振保、紅玫瑰、白玫瑰的表現與內心產生矛盾掙扎時，便會安排同一角色有兩位演員來自我對話、提問及爭論，這樣的安排可以充分凸顯張愛玲文風中人物表裡不一的特點。」

田沁鑫和秦海璐認為張愛玲是蠻公正的，並沒有突出誰是誰非，而是把社會發生的問題提出來，田沁鑫

得家庭就如社會的細胞，細胞壞了，身體也壞了，其實這個故事也能反映現代的社會與家庭現狀。

田沁鑫學京劇出身

田沁鑫以前曾說過：「我做戲，因為我悲傷。」現在，她認為自己是：「我做戲，因為我要表達。現在的我不斷成長，心胸開闊了，更希望創作更寬廣領域的題材。」在這浮躁的世間，田沁鑫更嚮往一個優雅的國度：「王爾德說，沒有一個國家是養藝術的國家，我和他有相同的感觸。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年，創造了傳奇，以一個沒有邏輯的速度發展起來，高樓很快在爛地中建好。但我喜歡安靜、優雅，像明朝，白銀儲備高，鄭和下西洋，還有那時的傢具、書畫、文人。現在的中國強大，希望文化也要強大，要有大的文化觀。」

難怪田沁鑫最愛作品，便是前兩年曾來港演出的劇《1699桃花扇》，劇中描繪的，是明末時期秦淮才子侯方域與俠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田沁鑫對戲曲特別鍾愛，更是學習京劇出身，她現正為上海京劇院導演描寫關羽傳奇的京劇《關聖》。田沁鑫與秦海璐認爲張愛玲是蠻公正的，並沒有突出誰是誰非，而是把社會發生的問題提出來，田沁鑫



蘇富比中國藝術部專家胡以迪展示珍罕的明成化青花宮盤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道：採用上乘紫檀木製作的乾隆龍椅，內藏筷子的乾隆儀仗刀等宮廷珍品，將在香港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中推出市場供競投。

香港蘇富比將於十月八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中國瓷器及工藝品秋季拍賣。是次拍賣分兩部分，除了中國瓷器及工藝品拍賣外，並推出「水松石山房藏珍玩專場——乾隆」，兩部分共推出逾二百件拍品，預料總成交額逾三億元。

紫檀木雕估價二千萬元

是次秋拍的重點拍品，包括一件明成化青花纏枝黃菊葵紋宮盤，屬明代青花瓷中最珍罕的類別，估價達三千二百萬至四千二百萬元。蘇富比中國藝術部資深專家沈恩文表示，據知目前只有兩件保持完好狀況的同類盤，這是其中一件，另一件曾於十年前在市場上拍賣。在美國及中國內地均沒有這紋飾的收藏。

另一件拍賣珍品，是一張乾隆御製紫檀木雕八寶雲蝠紋「水波雲龍」寶座，估價二千萬元至三千萬元，是迄今拍賣場上最大紫檀寶座之一。該龍椅選用上乘珍貴紫檀木雕琢而成，正背面共雕有五條「水波雲龍」圖紋，由於木材厚身，採用了難度很高的高浮雕技法，使紋飾玲瓏浮突，更富立體感。這件寶座與北京故宮所藏的紫檀木雕龍紋羅漢床可謂同出一轍。

還有一件清乾隆青花纏枝花卉團花雲龍紋雙耳扁壺，是仿明永樂或宣德時期扁壺的形狀而製。沈恩文表示，除了北京故宮藏有一件同類扁壺外，市場上曾有另一件同類扁壺拍賣，賣出三千四百多萬元，但該扁壺的龍紋不是正面，而是側面，像這件繪以團花五爪正面龍紋飾，在市場上十分稀有，現估價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元。

除了瓷器，清乾隆一件白玉雕「嬰戲圖」長方插屏，亦相當矚目，估價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元。這塊玉雕採用上乘的閩玉雕琢，其面積之大，玉質的純美無瑕，均十分罕見。該玉雕上刻有小孩子在河邊放炮仗、放風箏等嬉戲，寓意迎新歲和一帆風順。

白玉雕「嬰戲圖」罕見

至於在「水松石山房藏珍玩專場——乾隆」的專拍部分中，推出逾三十件一位英國收藏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開始收藏的乾隆珍品。其中，包括一把清乾隆御製鑲金鋼刀儀仗刀「乾隆年製」款連犀角雕「趕珠雲龍」紋刀鞘。蘇富比中國藝術部專家胡以迪表示，這刀採用鑲刀的造型，獵刀是打獵時用以切肉，因此刀柄頂端可打開，內藏有筷子，可隨時於狩獵後作為食具。但乾隆不是用這刀狩獵，這是一把儀仗刀，攜帶在身的一種身份象徵。胡以迪說，乾隆希望後人不要忘記清代祖先是馬上打天下的民族，驍勇善戰，所以鼓勵旗人帶刀在身，作為象徵。這把儀仗刀刀鞘用犀角所造，雕有龍紋，刀柄用羚羊角造，刀背刻有乾隆年製字款，預料成交價逾八百萬元。

是次拍賣預展將於十月三日至七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展覽廳3舉行。



乾隆白玉雕「嬰戲圖」長方插屏，玉質純美無瑕



田沁鑫安排演紅玫瑰，過程中對自己重新認識



乾隆御製紫檀木雕寶座，估價二千萬元

文藝動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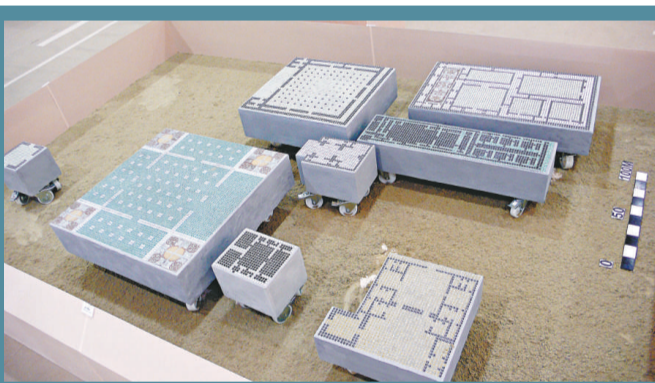
美術編輯：李志文

「絲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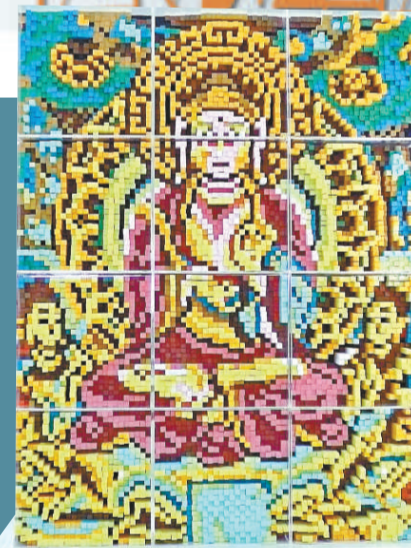
啟發藝術家創作「思路」



▲陳思光作品《藏》探討關於隱藏與發現的主題



▲黃麗貞重現波斯皇朝古老皇宮建築群遺址



▲李天倫的《阿彌陀佛》以數碼像素重新演繹敦煌壁畫

成後他要根據裂紋鑿開來看，感覺有如進行一次考古發掘。

謝淑婷重建千年「樓蘭」

同樣是陶瓷作品，謝淑婷則受到絲路的「太陽墓」啟發，重現出千年前未被黃沙掩沒的「樓蘭」。謝淑婷表示，太陽墓中，七個墓穴圍繞七層圓木，小河墓地裡出現多個木筏形的棺木，她從錄像，從文獻裡，從流沙幻影中，想像一個千年前曾用木筏行駛的綠洲。

中大藝術碩士畢業的黃麗貞，在作品《波斯波利斯的詩篇》中，重現波斯皇朝最古老的皇宮建築群遺址，這些建築物都裝上輪子，可以隨時改變位置，她並以馬賽克砌出花卉圖案，編織在這流動的遺址中，向古老皇宮建築群致敬。

眾作品中，劉學成的裝置作品《送給馬可李羅的禮物》較具諷喻意味，一條繩子，一端是用茶葉製成山的形狀，另一端以茶葉製成一雙鞋子，代表走了千山萬水，踏破鐵鞋千雙，用茶葉縫製的鞋子送給馬可李羅。因為部分歷史學家因馬可李羅的著作《東方見聞錄》內缺少了茶的記載而質疑他是否有來過中國。

伍韶勤製《氛圍音樂》

除了視覺作品外，伍韶勤還帶來了聽覺藝術作品《氛圍音樂1：客運大樓》，邀請參與



君士坦丁創作的大型木馬雕塑，作為「給予所有人的紀念像」

神秘的樓蘭古國，古老的波斯皇朝建築群，七色佛光顯現，悠揚絲路樂韻……一群香港及澳門藝術家，各自從古往今來東西文化交匯的絲綢之路中，擷取創作靈感，藉「絲路」啟動「思路」，以不同媒介表達心中的絲路印象。

木馬雕塑象徵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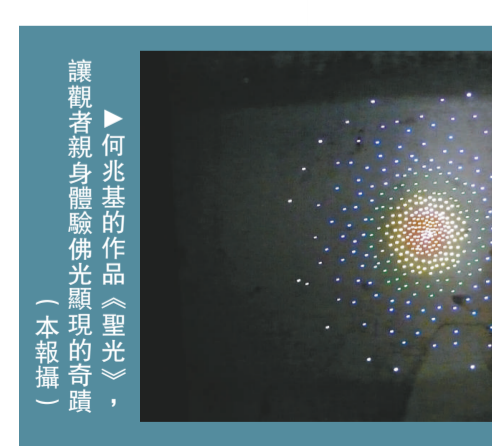
駱駝和馬，是絲路上載運商賈貨物的主要交通工具，現植根澳門的俄羅斯藝術家君士坦丁，帶來了一匹體積與真馬差不多大的木馬，聳立在維多利亞海港旁。作品名為《給予所有人的紀念像》，原意是人人都可騎在馬背上，成為紀念像中的主角，享受「光輝的一刻」。不過，商場基於安全理由，不准人坐上有三米高的馬背上，君士坦丁對此感到有些失望。他說：「在澳門曾展出此件作品，在木馬旁邊加有梯子，並設有安全帶，人們可坐在上面讓友人拍照或錄影，使任何人都有機會被傳頌、偶像化，一切社會地位、金錢、種族、性別亦可視作平常。這是一個馬托邦民主的象徵。」

君士坦丁花了一年時間製作這件文藝復興式木馬雕塑，他說：「馬自古在歐洲，是權力的象徵，只有皇帝、貴族才能豎立騎着馬的紀念像。」他創作這匹馬讓普羅大眾可嘗試騎在馬背上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他說，在末開始用銅造紀念像

之前，古希臘等地都是用木馬來造紀念像。此外，君士坦丁還創作了一系列插畫《Travelogue with Marco Polo》，靈感來自《馬可李羅東遊記》，他將插畫製成圓柱組群，讓觀者在柱子的孔隙裡窺視其充滿幽默感的作品。

何兆基試重現「佛光」

離開海運大廈露天廣場，走進展覽大堂內，藝術家何兆基邀請觀者走入一道黑色隧道，眼前驟見七彩如鑽石般閃爍的「聖光」。相傳曾有僧人路經敦煌鳴沙山，在前臨岩泉河上的一片斷崖上，忽見天際金光閃耀，有佛相在雲



▲何兆基的作品《聖光》，讓觀者親身體驗佛光顯現的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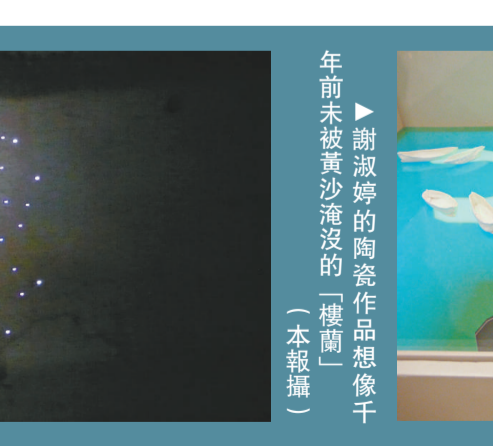
間顯現，頭身皆被七色佛光所包裹。近代科學家試圖以光學現象解釋佛光之謎，何兆基將一盞大燈照射在一塊七色布上，再透過小孔將七色光線射進黑暗的「洞穴」，試圖讓觀者親身體驗「佛光」在自身顯現。

除了七色佛光，還有一個七彩繽紛的「現代數碼佛像」，坐落在展場中央。這是電腦動畫概念設計師李天倫的作品，他將輕身的「pu膠」物料，染成不同顏色的方塊，砌出恍如由像素（pixel）組成的數碼佛像，重新演繹敦煌

壁畫中的《阿彌陀佛》。李天倫表示，「我們接觸的敦煌及絲路文化，很多時是透過書籍或放在互聯網上的數碼影像，這些數碼影像其實是數千萬個不同顏色的格子——像素所組成，像素在當今時代似乎已成為了紀錄、敘述的一種基本元素，正如敦煌壁畫的塗彩一樣，各自表述着當下的文明、生活景況。」

在一個玻璃櫃中，展示了陳思光的一塊塊磚頭般的作品《藏》，有如陳列的出土文物，這些「磚塊」其實是陶泥所造，被鑿開一道道裂紋，內裡藏着若隱若現而皺褶的紙，這些「紙」其實也是陶泥所塑造。

「這個作品概念來自敦煌早期的石窟壁畫



▲謝淑婷的陶瓷作品想像千年前未被黃沙掩沒的「樓蘭」

會遭抹灰重繪，因而藏有很多層不同年代的壁畫。」陳思光於是運用不同的泥，一層包裹另一層泥，造出一層藏着一層的效果。內裡皺紙般的效果，是用泥漿混合紙一齊燒，當紙被燒走後，剩下的質感就有如古代留下的文獻。

這些作品是陳思光在日本以柴燒製作，燒足五十小時，與在場的陶藝家們輪流看守窯爐，以保持一定的高溫，製成後再用兩至三天去降溫。他說，整個作品着重製作的過程，因為燒的時候並不知道陶泥裡會產生什麼效果，完

者用藍芽下載聲音檔案，沿着地圖所示展開旅程，邊走邊聽多種樂器奏出的絲路樂曲。

是次「Reborn——絲路之旅藝術展」，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絲綢之路藝術節」展覽節目之一，由藝術地圖策劃，將巡迴多個場地舉行，部分展品現於海港城海運大廈露天廣場展出至九月二十七日，部分展品現於文化中心大堂展出至九月二十日，其後移師沙田新城市廣場展出至九月二十七日。

本報記者 鍾麗明 圖、文